

國家圖書館所藏辛卯本《雍熙樂府》考

陳洛嘉

摘要

明代郭勛所編的《雍熙樂府》，全書二十卷，收錄元明散曲、劇曲、諸宮調以及民間時調小曲極夥，是戲曲史相當重要的一部曲選。明代嘉靖辛卯年（嘉靖十年，1531）所刊刻的《雍熙樂府》，刊刻年代雖然較明代嘉靖丙寅年刊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早三十五年，但丙寅年刊本因《四部叢刊》的收錄而通行，辛卯年刊本則因深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且從未刊行，故以往學者大多僅知曉丙寅年刊本，而鮮知辛卯年刊本。因此，本文先就國家圖書館辛卯年刊本《雍熙樂府》所見，進而藉由《雍熙樂府》之間版本比對，考察各館藏的版本情形，以突顯其價值所在。

一、前言

郭勛（1475-1542，勛同勳，《明史》作勳）^[1]，號東泉^[2]，為郭英六世孫，

關鍵詞 (Keywords)：辛卯本《雍熙樂府》；丙寅本《雍熙樂府》；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

陳洛嘉：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班；E-mail：shinnjii@yahoo.com.tw

^[1] 郭勳，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襲封武定侯，鎮兩廣，《明史》並未詳載郭勳的生卒年。《萬曆野獲編》卷18「罪臣孥戮」一條載：「嘉靖辛丑，翊國公郭勳得罪，法司擬本身坐斬，家產籍沒，妻子發功臣之家為奴，蓋用叛臣事例也。疏入而留中不下。蓋上意法官承夏言旨，苛論之也。次年勳瘐死，而籍產為奴，俱免矣。」嘉靖辛丑年即嘉靖二十年（1541），郭勳因罪入獄，次年（1542）死於獄中。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

所編的《雍熙樂府》收錄元明散曲、劇曲、諸宮調、民間時調小曲等，是戲曲史相當重要的一部曲選。現今最常見到的《雍熙樂府》是明代嘉靖丙寅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以下簡稱丙寅本）^[1]，1934年，上海涵芬樓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景印，收入《四部叢刊續編》，是最通行的版本。

此外，《雍熙樂府》尚有另一更早的版本，即明代嘉靖辛卯年（嘉靖十年，1531）所刊刻的《雍熙樂府》（以下簡稱辛卯本）。辛卯本的刊刻年代雖然較丙寅本早三十五年，但丙寅本因《四部叢刊》的收錄而通行，辛卯本則因深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且從未刊行，故以往學者大多僅知曉丙寅年刊本，而鮮知有辛卯年刊本。辛卯本與丙寅本，同為二十卷本，二者除了些許內文字體、目錄與所收曲文有所不同外，辛卯本卷首有辛卯年「春泉居士王言」所寫的序，而根據此篇序文，不僅能了解《雍熙樂府》的編者姓名、身分及編輯歷程，相較於丙寅本，辛卯本《雍熙樂府》的刊刻年代更提早三十五年，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考察臺灣所藏《雍熙樂府》版本的過程中，發現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丙寅本《雍熙樂府》（以下簡稱故宮丙寅本），不僅版式完整，卷前為辛卯年「春泉居士王言」之序，未見有丙寅年「安肅春山」之序，且序文及內文字體與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辛卯本（以下簡稱國圖辛卯本）較為相近，反與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丙寅本《雍熙樂府》（以下簡稱國圖丙寅本）以及《四部叢刊續編》所收錄的丙寅本有所差異。然而，國圖辛卯本亦非單純的情況，實為手抄配補本，故本文先就國圖辛卯本《雍熙樂府》所見，進一步比對《雍熙樂府》之間版本，考察各館藏的版本情形，以突顯其價值所在。

二、《雍熙樂府》版本概述

（一）明代嘉靖辛卯年（嘉靖十年，1531）刊本

明代嘉靖十年刊本《雍熙樂府》，二十卷，前有春泉居士王言所寫的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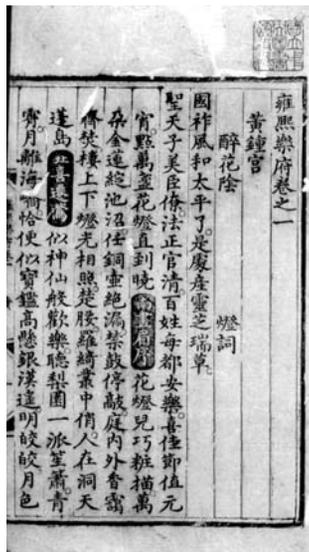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2004.4），卷18，頁469。另《萬曆野獲編》卷5「咸寧侯」一條載：「嘉靖間，夏桂洲與郭武定相仇，因陷之極典。郭瘐死獄中，年六十八。」，因此可推得郭勛的生年為成化十一年（1475），參見《萬曆野獲編》，卷5，頁142。

^[2] 明·郭良，《毓慶動懿集》（明正德十一年鳳陽郭氏家刊本），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館藏，王瓚序文，頁14。《毓慶動懿集》王瓚序文載：「公名勛，號東泉，與瓚為道誼。」

^[3]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景上海涵芬樓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

太傅武定侯蒼崑郭公，當太平無事之時，偃武修文之日，徧閱宋元迨我朝文人所作詞曲，採而輯之，凡二十卷，將鈔梓以廣其傳，題曰《雍熙樂府》。間以示余，余讀之如坐虞廷，五音並奏，六律齊鳴，洋洋乎盈耳；如入御廚，水陸畢陳，調和大備，第恐大羹之味，或不適於眾口，希聲之樂，或不諧於俗耳，好惡不同，固非譴陋之所知也。若夫樂府命名之意，則似有以得其彷彿焉。竊惟雍者和也，熙亦和也，是稽古唐虞雍熙是已。蓋以上有堯舜之君，下有禹稷之臣，百度具新，四方風動，可為雍熙之世矣，故康衢之謠，明良之歌，其稱頌太平，揄揚功德者，不一而足。雖然，有雍熙之世而無雍熙之曲，固不能以鳴雍熙之盛，苟非雍熙之世而有雍熙之曲，詎能以享雍熙之福哉？今公當雍熙之世傳雍熙之曲，是得以鳴雍熙之盛而享雍熙之福者，乃又不私所有，欲使天下之人皆歌雍熙之曲，而樂雍熙之化，益卒以見公之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眾之盛心也。自是閭閻里巷家傳而人誦者，咸以見雍熙之治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況公為國元勳，受知明主，退食之暇，必有移宮換羽製作，鋪張治功，以鳴國家太平之盛，殆與古之賡歌訓誥頌頌於宇宙間者，當倍於今日，則俟別刻以傳，故序。嘉靖辛卯歲秋七月中元日，春泉居士王言書於望槐庭。

國圖辛卯本《雍熙樂府》，四十冊，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欄，版心白口，三黑魚尾。上、中魚尾記書名及卷第、宮調名，中、下魚尾間記葉次，下魚尾反白記刻工名。版框20.1公分×13.5公分。



圖一：明代嘉靖辛卯年刊本《雍熙樂府》
(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15011)

鈐有「宋印/慶遠」朱文方印、「字/原餘」白文方印、「雲間宋源/餘氏收藏」朱文長方印、「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白文方印、「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朱文長方印、「抱經樓」白文長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朱文方印，現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圖一）^[4]及北京大學圖書館。^[5]

筆者曾嘗試申請調閱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辛卯本《雍熙樂府》，惜均無法獲得同意，然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所載：「明嘉靖十年（1531，序）刻本（有抄配及闕葉）二十四冊」^[6]，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可能並非完整的本子。

（二）明代嘉靖庚子年（嘉靖十九年，1540）楚藩刻本

明代嘉靖十九年，楚愍王朱顯榕刊本，二十卷，二十冊。據《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所載^[7]，此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版框20.5公分×13.8公分。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8]、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及東洋文庫。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有脫葉，每冊有「海昌世家」、「德藩藏書」印記。日本東洋文庫藏本第1冊之首，有補寫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春山序文二葉。卷首有附葉，上有清宣統元年（1909）王國維手識文四則。

雖無法見到楚藩刻本，然日本學者傳田章《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當中，詳述《西廂記》各種不同版本，不僅提及《雍熙樂府》收錄《西廂記》曲文，並完整謄錄《雍熙樂府》楚藩刻本的序文：

^[4]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

^[5]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頁2180、頁2909。

^[6]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99.6），頁520。

^[7] 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3），頁2039-2040。據《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所載，另有明代嘉靖丙申年（嘉靖十五年，1536）刊本，此本二十卷，二十冊，為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文學哲學研究室所藏。附錄「後櫻町天皇明和二年（1765）中國商船『與字號』載《雍熙樂府》一部四十冊抵日本」，此本並未見其他書目記載，僅見於《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無法確切掌握此本情況。然而，黃仕忠《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針對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散曲、戲曲著錄，提出正誤，認為《雍熙樂府》並無「嘉靖十五年」刊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所藏也只有嘉靖四十五年刊本一種，因此，所謂嘉靖十五年刊本，可能是據《京都大學文學部漢籍分類目錄》移錄時，漏一「四」字，即將「嘉靖四十五年」誤作「嘉靖十五年」，便作為一種新的刊本著錄。參見黃仕忠，《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頁268。

^[8] 同註5。

古今樂府，言語之一科也。樂府作而聲律盛，漢魏晉隋唐以迄宋元，代有作者，率足名家，而宋元稱甚者，世好使然。其人若蘇子瞻、周彥邦（案：應為周邦彥）、姜堯章、辛幼安、元祐之（案：應為元裕之）、虞伯生、蕭存存輩，咸大手筆也。即其所撰，無非審音以達詞，成章以協律，本之以通儒俊才，濟之以清興絕識，音律肯綮，詣玄妙焉。惟我聖朝，以文取士，其詩教既正，詞學亦精。詞云者詩之餘，文之叶也。專門名家比肩宋元而或謂過之。然其言語惜非雅頌，故散見諸逸編野史中，譬之珠光玉采，終莫掩潛而收拾之功，則又繫於人焉耳。正德初年，京師好事者有《盛世新聲》之刻，采輯未工，統折未究，徒為誚柄。茲嘉靖辛卯，其好事者復有《雍熙樂府》之刻，所以博彙宋元以來與我朝詞林之菁華，蓋有取夫暢導性情之良，揄揚治化之盛，美哉刻歟，計二十卷。予暇之日，披閱度閒，遇所會意，稍存評品。嗟乎，音律之學之難言也，有竅妙焉。不悟聲分平側，字別陰陽者，不足以語。此聲分平側謂無入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聲也。作平聲者最為緊切，施之句中，不可不謹。字別陰陽謂陰陽字，平聲皆有之，上去俱無，止一聲也。獨平兼二聲，所謂下平屬陰，上平屬陽也。此詞林用字之骨髓，不傳之妙，識者幾希，予嘗攷之。古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傳者僅一十有二，如【黃鐘】、【正宮】，以至【商角】、【般涉調】是也。然聲音相應於律品，仍十七宮調，學之者造妙之地，各有攸宜，如【仙呂調】宜清新綿邈，【南呂宮】宜感嘆傷惋，【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黃鐘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籍，【小石】宜旖旎嫵媚，【高平】宜條拘滉漾，【般涉】宜拾綴坑塹，【歇指】宜急併虛歇，【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健捷激臬，【商調】宜悽愴慕怨，【角調】宜嗚咽悠揚，【宮調】宜典雅沉重，【越調】宜陶寫冷笑。予觀斯集，雖不能一一盡合厥旨，然嘉其鳴國家之治化，不減於詩文，昭天下之性情，恆止於理義，有可傳者，固翻刻之，而繫以所見之數言，俾知者好，好者樂，乃不孤其人采輯之意，而通儒俊才，清興絕識，亦得以紀載，而流行不匱也。是為序。嘉靖十有九年庚子春正月之吉重刊。楚藩長春山人書于翠光樓。^[9]

^[9] 日·傳田章，《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1970.8），頁10-11。

楚愍王朱顯榕（1506-1545）^[10]，初封長樂王，嘉靖十五年襲封楚王^[11]，嘉靖二十四年（1545）被世子朱英耀殺死。^[12]

序文中，楚愍王朱顯榕提及正德初年便有「好事者」刻《盛世新聲》曲集，但朱顯榕認為其「采輯未工，統折未究」。嘉靖辛卯年，復有《雍熙樂府》刊刻出版，而朱顯榕則是讚賞其「博彙宋元以來與我朝詞林之菁華，蓋有取夫暢導性情之良，揄揚治化之盛，美哉刻歟」，朱顯榕於閒暇之時「披閱度閒，遇所會意，稍存評品」，可見朱顯榕當時曾看過嘉靖十年的本子，而透過此篇序文，更能清楚掌握《雍熙樂府》刊刻情形。

（三）明代嘉靖丙寅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

明代嘉靖四十五年刊本《雍熙樂府》，二十卷，前有「嘉靖丙寅歲中秋日安肅春山謹識」序，分別藏於大陸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及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臺北國家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3]1934年，上海涵芬樓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景印，收入《四部叢刊續編》，是現今《雍熙樂府》最通行的版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丙寅本，分述如下：

1. 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明代嘉靖丙寅年原刊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所藏明代嘉靖丙寅年原刊本《雍熙樂府》（簡稱故宮丙寅本），二十卷，四十冊。^[14]（圖二）

[10] 《弇山堂別集》「同姓諸王表·楚昭王楨」載：「（楚端王）庶長子愍王顯榕，以嘉靖十五年嗣，在位十年，以嘉靖二十四年為世子英耀弑，壽四十。」嘉靖二十四年即西元1545年，享壽40，可推知朱顯榕生年為1506年。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6），卷32，頁568。

[11] 《明史·表第二·諸王世表二》載：「（楚）愍王顯榕，端（楚端王）庶一子，初封長樂王。嘉靖十五年襲封。二十四年為世子英耀所弑。英耀取赴京師，正刑。」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4），頁2607-2608。

[12]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景上海涵芬樓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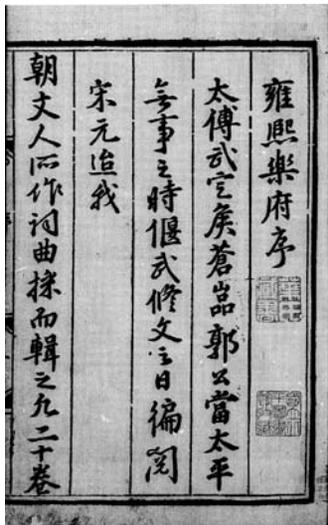
[13] 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上網日期：2012.3.4。網址：http://shanben.ioc.u-tokyo.ac.jp/list.php?order=rn_no。

[14]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館藏。



圖二：明代嘉靖丙寅年原刊本《雍熙樂府》
（故宮圖書文獻館藏，館藏編號平圖019797-019836）

書內鈐有「葉君錫/藏書印」朱文長方印（圖二）、「葉氏/藏書」白文方印、「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朱文方印（圖三）、「北畠千/鍾房章」朱文長方印。^[15]（圖四）



圖三：明代嘉靖丙寅年原刊本《雍熙樂府》
序文
（故宮圖書文獻館藏，館藏編號平圖019797-019836）



圖四：明代嘉靖丙寅年原刊本《雍熙樂府》「北畠千/鍾房章」
朱文長方印
（故宮圖書文獻館藏，館藏編號平圖
019797-019836）

[15] 「北畠千鍾房章」朱文長方印，鈐於序文書版右下方，為求明顯，加以放大。

故宮丙寅本前為辛卯年春泉居士王言所寫的序文，並無丙寅年春山所寫的序，而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卻著錄為「明嘉靖丙寅年原刊本」，關於此一版本判定，恐怕仍待商榷，詳見後述。

2.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代嘉靖丙寅年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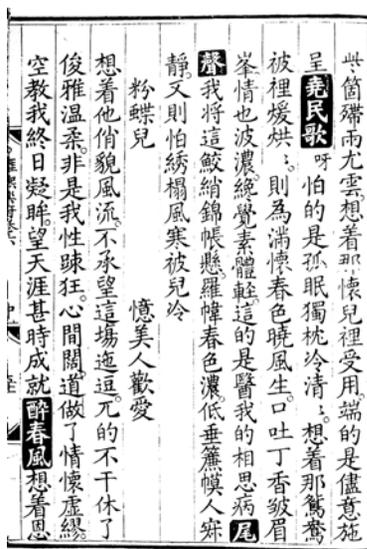
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明代嘉靖丙寅年刊本《雍熙樂府》（簡稱國圖丙寅本，圖五），二十卷，二十冊，前有「嘉靖丙寅歲中秋日安肅春山謹識」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欄，版心白口，三黑魚尾，上、中魚尾記書名及卷第、宮調名，中、下魚尾間記葉次。下魚尾反白記刻工名。版框19.5公分×13.5公分。書內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苙圃/收藏」朱文長方印、「烏程張/氏適園/藏書印」朱文方印。比較後發現，國圖丙寅本其實是一個晚出的配補本。^[16]

（圖六）



圖五：明代嘉靖丙寅年刊本《雍熙樂府》

（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15010）



圖六：明代嘉靖丙寅年刊本《雍熙樂府》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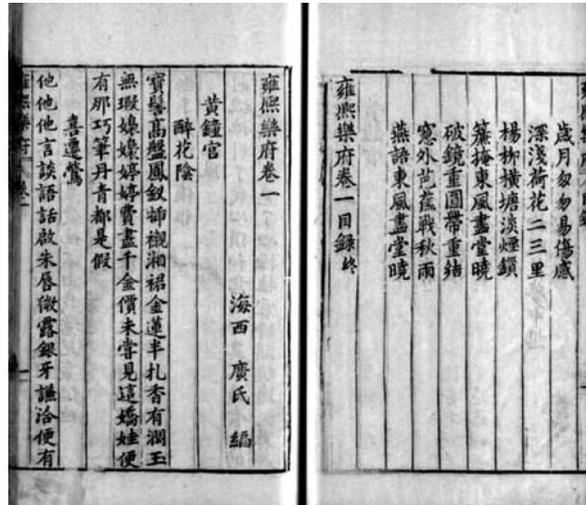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15010）

[16]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國圖丙寅本的序文、卷2葉17、18、49、50；卷3葉13、14；卷4葉11、12、28到34、51到53；卷5目錄葉3、正文葉13、14、23、24、29、30、35到40、51、52；卷6葉23、24、42、43、51、52、73到78、95、96；卷8葉67、68、70；卷9葉43、44；卷10目錄葉1、3、正文葉59、60；卷11葉29到32、81、82；卷13葉71、72；卷14葉21、22、45、46、61、62；卷17葉27到30、33、34、55、56、61、62；卷18目錄葉1、2、12、正文葉48、51、52、57到60；卷19目錄第2葉、10葉、正文葉73；卷20目錄葉10，正文葉7、8皆為配補，共計101葉。

(四) 明代萬曆年間刻本

明代萬曆年間刻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記書名、卷第及葉次，現藏於上海圖書館^[17]、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圖七）。莊嚴文化出版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景印。^[18]

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所藏明代萬曆年間刻本^[19]，十三卷，六冊，題為「海西廣氏編」。書內鈐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朱文方印、「真州吳氏/有福讀/書堂藏書」朱文方印。調閱發現，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所藏此本《雍熙樂府》，卷3缺葉19下半葉、卷4缺葉12、卷6缺葉9、卷8缺葉12、卷13缺葉30下半葉及葉43、葉44最後兩葉。



圖七：明代萬曆年間刊本《雍熙樂府》
（故宮圖書文獻館藏，館藏編號平圖019837-019842）

比較後發現，內文字體與辛卯本、丙寅本不同，且收錄的曲目少於辛卯本與丙寅本，此本應是從之前的本子節出，且刊刻年代最晚。

(五) 清代許友緒配補鈔本

清代許友緒配補鈔本，前有許友緒手寫〈抄補雍熙樂府題辭〉一篇：

[17]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頁2180、頁2909。

[18]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19]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館藏。

余向不喜看詞曲，實以畏解故。乙酉兵燹後，凡城市村落，競延名優演唱，余偶逐隊往觀，見夫聲之律，身之度，妙絕動人，因戲謂倉頡作字時，鬼爲夜哭。已識天下文字，先壞于宋儒名理，若蚤知元人製曲，則鬼亦當破涕爲笑，故元曲者，真不朽之文章也。晚山周師，與顧彥容、施子野兩先生，夙抱詞癖，嘔心于此者，垂四、三十年，每談及，輒娓娓無倦色，姻友秦子拜言張子魯青皆有深嗜，與余每聽周先生言，未嘗不色爲飛而口流涎也。耽戀之懷，不知從何起止。步市上，得《雍熙樂府》，蓋不完本也。亟市之歸，韋大元韋適獲全部，幸余婦弟舞臣，家仲如之，讀書鄉曲，借其手書之，計四百幣，凡五閱月而竟，此書近歸拜言，魯青復得不全本，吾松詞家蔚起，藏此者余三人外不多見，亦僅事也。韋大復出《太平樂府》傳寫，余更得《元人百種》，貧兒暴富，差足自豪，余雖根鈍，不能出所製新聲，播旗亭人口，然懸壺之暇，飽啗細嚼，入識田中，下此種子降將使顧曲周郎，不得專美于前，余之樂事，尚有他可易哉。辛卯又二月，許友緒名子識。

二十卷，二十四冊（除卷11、13、14、15分裝兩冊外，其餘每卷一冊，共二十四冊），許友緒〈抄補雍熙樂府題辭〉下面註明「廿四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欄，版心白口，三黑魚尾，下方記刻工。現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20]，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真州吳氏/有福讀/書堂藏書」朱文方印。

翻閱此本發現，第1卷目錄與前三葉曲文的順序裝訂錯誤，且缺第62葉、第4卷缺目次第1葉，第5卷葉2、葉3裝訂錯誤，且缺第91葉下半葉、第7卷缺目錄第1葉上半葉、內文第84葉爲手抄、第12卷缺最後一葉（第98葉）、第15卷缺目次第1葉上半葉、第19卷目錄第12葉重複卻缺目錄第11葉、第20卷缺第60葉，第61葉裝訂在第23冊的最後一葉。

卷2、卷6、卷9、卷10整卷爲手抄，無欄線、界行、版心及葉碼，曲文有誤抄或漏抄、異文等情形，如第二卷第八葉「鑼鼓」誤寫爲「邏鼓」^[21]、第2卷第12葉「六宮」誤寫爲「六官」^[22]、第6卷漏抄葉25、26的曲文、第10卷漏抄【南呂 一枝花】「鰲功翰墨鮮」套曲^[23]，卻誤抄【南呂 一枝花】「離西天極樂邦」的曲

^[20] 明·郭勛，清·許友緒鈔補，《雍熙樂府》，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

^[21] 同註20，卷2，頁8。

^[22] 同註20，卷2，頁12。

^[23] 同註20，卷10，頁56。

文。^[24]

異文的部分，如第12卷第3葉「面兒鋪堆着俏，苗條」抄寫作「面兒鋪面兒鋪堆着俏，苗條」、「一團兒」抄寫作「渾身上」，第12卷第3葉【喬牌兒】「舉名的班首痴呆落觀着法聰頭」抄寫作「舉名的班首痴呆落觀着法聰頭法聰頭」等等。

三、辛卯本《雍熙樂府》版本比較

雖無法窺見嘉靖庚子年（嘉靖十九年，1540）楚藩刻本，但由於刊刻時代晚於嘉靖辛卯年（嘉靖十年，1531），暫時不影響本文進行辛卯本的版本比對，以下透過版本比對，分析之間的差異，作為論述的依據。

在考察臺灣所藏《雍熙樂府》版本的過程中，發現國圖辛卯本為手抄配補本^[25]，此外，發現故宮丙寅本不僅版式完整，且其序文、字體與國圖辛卯本較為相近，反與國圖丙寅本有所差異。為取得較正確的比對結果，比對時同時參考了《四部叢刊》本^[26]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雍熙樂府》（以下簡稱東大丙寅本）^[27]，比對結果分述如下：

（一）故宮丙寅本應為辛卯本《雍熙樂府》

1. 序文部分

故宮丙寅本與國圖辛卯本都有「辛卯年王言序」，卻無「丙寅年春山序」，而《四部叢刊》本、國圖丙寅本與東大丙寅本皆有「丙寅年春山序」，卻無「辛卯年王言序」。

表一：各本前附序文

《四部叢刊》本	故宮丙寅本	國圖辛卯本	國圖丙寅本	東大丙寅本
丙寅年春山序	辛卯年王言序	辛卯年王言序	丙寅年春山序	丙寅年春山序

^[24] 此套曲的題目，許友緒配補鈔本題為「僧」，辛卯本及丙寅本皆作「贈尼僧」。此套曲文已前錄於卷9葉36，許友緒配補鈔本最後漏抄「碑礪瑪瑙徒為貴，琥珀琉璃任所美，要捨施的郎君往成對，人皆頂禮，誰能敢近體，只向那九品蓮臺看的你」的曲文。

^[25] 即卷1葉31至33為手抄、葉62上半部書版有毀壞情形，且明顯可以看出書版毀壞部分的曲文亦是手抄補上、卷5目錄第1葉到內文第32葉都是手抄、卷20葉60（最後一葉）為手抄。

^[26]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景上海涵芬樓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

^[27] 同註13。

因此，有「辛卯年王言序」的是辛卯本，有「丙寅年春山序」則為丙寅本，是初步的版本判定。

2. 字體部分

故宮丙寅本與國圖辛卯本字體相同，國圖丙寅本與東大丙寅本字體相同。如卷1葉13下「照耀」的「照」字，部首「灬」的寫法及卷1葉56下曲牌【醉花陰】的「花」字，部首「艹」的寫法，故宮丙寅本與國圖辛卯本筆勢相同，明顯與國圖丙寅本寫法不同。

卷16葉56上「水迢迢」及卷20葉44上「攘攘勞勞」的重文符號，亦可明顯看出故宮丙寅本與國圖辛卯本筆勢相同，反與國圖丙寅本、東大丙寅本寫法不同。試舉出各本的字體異同^[28]，表列如下：

表二：各本字體對照表

	《四部叢刊》本	故宮丙寅本	國圖辛卯本	國圖丙寅本	東大丙寅本
卷一 葉十三下	照耀	照耀	照耀	照耀	照耀
卷一 葉五十六下	醉花陰	醉花陰	醉花陰	醉花陰	醉花陰
卷十六 葉五十六上	水迢 丿	水迢 丿	水迢 丿	水迢 丿	水迢 丿
卷二十 葉四十四上	攘 勞 丿	攘 勞 丿	攘 勞 丿	攘 勞 丿	

(東大丙寅本的卷19、卷20為手抄配補，因此不列入字體比對)

^[28] 此處所指各本字體，係指原刻字體，排除配刻或配補的部份。除國圖辛卯本為配補本，國圖丙寅本為配刻本外，東京大學所藏丙寅本的卷19、卷20為手抄配補，而《四部叢刊》本恐怕摻揉辛卯本及丙寅本，即卷2至卷18是辛卯本，卷19、20是丙寅本，卷1則是丙寅本、辛卯本相摻，詳細比對則需另待撰文論述。

故宮丙寅本不僅有「辛卯年王言序」，且字體與國圖辛卯本相同。

3. 鈐印部分與圖書著錄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是近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專家。1939年至1947年，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館藏中文善本古籍，並編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1957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在華盛頓出版。其後，王氏遺稿《中國善本書提要》出版，收錄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載：

雍熙樂府二十卷 二十冊 二函 明嘉靖間刻本 十行二十一字

明郭勳輯。北平圖書館藏另一刻本，有嘉靖十年王言序，述勳纂輯是書頗詳。此本有春山序，謂據舊刻鈔梓，所謂「舊刻」，蓋指王言序刻本也。

春山序 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29]

此條為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春山序刻本的版本著錄，而王氏提及北平圖書館藏有另一刻本，前有嘉靖十年王言所寫的序文，即辛卯本《雍熙樂府》。進一步檢閱《中國善本書提要》載：

【雍熙樂府二十卷】

二十冊（國會）

明嘉靖間刻本 [十行二十一字（18.9×13）]

不著撰人姓氏。卷端有春山序，謂據舊本付梓，書名亦仍舊。春山序云：「於直侍之餘，禮政務之暇。」則春山為一司禮太監耳。因攷劉若愚《內板經書紀略》，正有《雍熙樂府》二十本，一千七百九十三葉，蓋即春山序刻本也。

《存目》著錄本僅十三卷，或有殘闕，或是萬曆間節本，今不可知。此本極難得，惟北京圖書館有之，商務印書館已印入《四部叢刊續編》中。

春山序 [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30]

此條同樣為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春山序刻本的版本著錄，括號內「國會」二字，即美國國會圖書館（目前仍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已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之中。《中國善本書提要》亦詳述北平圖書館另藏明代嘉靖十年王言序刻本《雍熙樂府》的版本情況：

^[29] 王重民，《國會圖書館中文善本書錄》（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1957），頁1127。

^[30]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出版社，1984），頁700。

【雍熙樂府二十卷】

四十冊（北圖）

明嘉靖間刻本 [十行二十一字 (19.6×13)]

明郭勳輯。王言序刻本，王序述勳纂輯是書頗詳。此為郭勳原本，為明司禮監刻工所刻。與監刻他書，字體一律。卷內有：「葉君錫藏書印」、「北畝千鍾房章」等印記。

王言序 [嘉靖十年 (一五三一)]^[31]

王氏與筆者所見故宮丙寅本的鈐印相同，故宮丙寅本應為辛卯本，蓋北平圖書館藏有辛卯本及丙寅本各一。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的《雍熙樂府》，著錄為丙寅本，究竟是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誤錄，還是度藏北平圖書館時^[32]便已誤錄，是欲釐清的問題。因此，檢閱《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等善本書目^[33]，試圖掌握《雍熙樂府》的著錄情形。

民國五年（1916），夏曾佑編撰《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集部 詞曲類」僅載《東坡樂府》、《稼軒長短句》、《滄江虹月詞》三本書目，未有《雍

^[31] 同註30。

^[32] 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所藏《雍熙樂府》，原藏於北平圖書館。1931年9月18日，瀋陽事變發生，導致華北局勢動盪不安，政府念北平所貯國家文物安全，下令南遷。1933年，北平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所藏精品，相繼南徙。1934年，北平圖書館亦選擇甲、乙庫珍本六萬餘冊，並敦煌寫經、明清輿圖、金石拓片及重要西籍，運存上海租界倉庫，成立辦事處以典守之。及抗戰爆發，上海淪陷，歐戰繼起，國際局勢日漸險惡。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先生與美國接洽，並獲得當時駐美大使胡適之先生協助，將存滬善本選取近三千種，二萬餘冊，分裝102箱，於1941年秋起，分為三批，由商輪運送美國，次年全部抵達，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期間，允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顯微膠捲作為酬答。1965年，袁同禮館長在美病故，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首任館長蔣復璁先生鑒於該批善本掌管無人，虞其散失，當時學界對於珍本圖書之需要殷切，因呈文教育部，建議將北平圖書館寄存善本予以運回，獲准後轉請外交部，通過駐美大使館及美國國務院，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商洽交還事宜，獲該館同意後，於1965年10月，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寄存之善本102箱點交運反，11月抵達臺灣，由教育部撥交中央圖書館代為保管，後移至故宮博物院館藏。詳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序》（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12），頁1-3。

^[33] 1928年，「京師圖書館」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1929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併，組成新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因此，北平圖書館重新編撰館藏善本書目，由趙萬里先生負責，1933年，《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刊行。北平圖書館前身為京師圖書館，為求完整掌握圖書皮藏與著錄情形，亦將《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列入檢索對象。

熙樂府》相關著錄。^[34]

民國二十二年（1933），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選集之屬」著錄：

雍熙樂府二十卷明郭勛輯 明嘉靖刻本

雍熙樂府十三卷明海西廣氏輯 明刻本^[35]

據趙氏《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載，雖見兩條《雍熙樂府》版本著錄，卻無法確知「明嘉靖刻本」究竟是嘉靖辛卯年刻本，還是嘉靖丙寅年刻本。

民國五十四年（1965）十月，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寄存之善本運返臺灣，由教育部撥交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代為保管，中央圖書館清點整理這批善本後，於民國五十八年（1969）十二月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其中有兩條《雍熙樂府》著錄：

雍熙樂府 二十卷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四十冊 2181 967
（1—1143），968（1—583）

^[34] 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國家圖書館所藏民國5年（1916）法輪印字局刊本），卷4，頁31。國家圖書館所藏《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封面題作「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共四卷，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朱文方印。序文載：「詳為呈送本館善本書目，懇請鑒定，事案查上年十二月，奉鈞部飭開查管理圖書，全憑目錄，該館現有書目，均係寫本，又所歸門類，亦間有失當者，應逐冊查對，送部釐定付印，以資考覈等因，當查本館書籍甚多，擬先從善本書著手，而善本書目前此編纂者，共有三本，一為前館長繆荃孫所定，現印於《古學彙刊》內；一為前館長江瀚所定，現存鈞部社會教育司及本館內；一為前館員王懋鎔所編，現存鈞部圖書室內。三者之中，以繆本為最詳，而草創成書，不能無誤。江本、王本蓋即就繆本叢錄而成，所不同者，僅增刪書目十數種耳，茲就現藏書籍與各家目錄，詳加校正，有原書具存而各目失載者，如：《元豐類稿》是也；有繆目收入而江氏刪去者，如：《萬姓統譜》是也；有誤定撰人者，如：《蘭臺法鑒錄》，但觀書序題名，即以爲褚鈇撰是也；有臆改書名者，如：《六經三注粹鈔》佚去《易》、《詩》二編，即以爲《四經三注鈔》是也；有謬認時代者如：《春秋通說》乃宋黃仲炎所撰，而以爲清人；《選詩補注》乃明劉履所撰，而以爲宋人是也。有錯題卷數者，如：《尚書要義》二十卷，而以爲十七卷、《太白詩集》二十五卷，而以爲三十卷是也。至於分別門類，排次先後，亦多難解。如：元之《通制條格》薈集法令者也，而入之職官類；宋之《乾象新書》記載占驗者也，而置諸推步類；《書敘指南》所記者故事成語，而列之藝術；《天人歸德》頌所美者，文治武功，而歸之釋教，賁性之、華幼武之詩集，則以元人而廁宋明著作之林，高昌華夷之譯語，則以小學而隸禮制範圍之內，若斯之類，悉數難終，自非重加編摩，不足據為徵信，謹督同館員，檢查原書，並根據四庫全書提要及晁、陳以來各家目錄，悉心釐正，繕成定本，所有與繆目不同之處，均分疏於各條下，以便考覈。」可知《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乃就當時館藏現況與繆荃孫、江瀚及王懋鎔所編書目，加以編訂出版。

^[35] 國家圖書館所藏《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共四卷，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朱文方印。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國家圖書館所藏民國22年（1933）刊朱印本），卷4，頁87。

雍熙樂府 十三卷 題明海西廣氏編 明刊本 六冊 2180 966 (690—1153) [36]

二十卷本《雍熙樂府》著錄為「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實則卷前為「辛卯年王言」序文，未見有「丙寅年春山」序文，顯然著錄與實際不合，其後移置故宮博物院館藏時，仍襲《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因此未能發現這個情形。

而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善本運返臺灣之前，中央圖書館便曾就館藏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四十七年（1958）編訂完成，分甲、乙兩編出版。據「甲編卷4集部詞曲類」著錄：

雍熙樂府二十卷二十冊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雍熙樂府二十卷四十冊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雍熙樂府二十卷二十四冊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刊本配補鈔本

清許友緒手書題記 [37]

前兩條《雍熙樂府》都是「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然第二條「二十卷四十冊」本，卷前實為「辛卯年王言」序文，並無「丙寅年春山」序文，著錄與實際有所出入。

民國五十六年（1967），《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的著錄：

雍熙樂府二十卷四十冊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北平

雍熙樂府二十卷二十冊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雍熙樂府二十卷四十冊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雍熙樂府二十卷二十四冊 明郭勛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刊本配補鈔本

清許友緒手書題記

雍熙樂府十三卷六冊 題明海西廣氏編 明刊本 北平 [38]

增訂本增錄兩條書目，是中央圖書館代管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善本，為與中

[36]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12），頁289。

[37]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1），甲編（中冊），卷4，頁340。《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共三冊，甲編收錄於上、中冊，而乙編收錄於下冊。上冊出版時間為1957.8，而中、下兩冊出版時間為1958.1。

[38]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所錄善本，包括自南京運臺舊藏之本、在臺新購之本以及教育部委託保管國立北平圖書館與東北大學舊藏之善本。凡代管之書而為國立北平圖書館與東北大學舊藏者，於書目下分別註明「北平」或「東大」二字，以明其來歷，參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凡例》，頁1。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7.12），頁1383-1384。

央圖書館原有館藏有所區別，於增錄的書目下註明「北平」二字。增訂本仍襲初編，並未修改上述著錄與實際不符的情形。

民國七十五年（1986），《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的著錄：

15009 雍熙樂府二十卷四十冊 明郭勳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北平

15010 雍熙樂府二十卷二十冊 明郭勳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15011 雍熙樂府二十卷四十冊 明郭勳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15012 雍熙樂府二十卷二十四冊 明郭勳編 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刊本配補鈔本

清許友緒手書題記

15013 雍熙樂府十三卷六冊 題明海西廣氏編 明刊本 北平^[39]

增訂二版與增訂本的著錄相同，為求更加清楚明瞭，於書日之前，加上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編號。編號「15009」與「15013」原先由中央圖書館代管，後移至故宮博物院典藏。

此外，出版時間較晚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載：

【雍熙樂府二十卷四十冊】

明嘉靖辛卯（十年，1531）刊本 15011^[40]

著錄館藏編號「15011」《雍熙樂府》二十卷，四十冊，為明嘉靖辛卯年刊本，此與編號「15009」同樣卷前皆為辛卯年王言序文，無丙寅年春山序文，並非「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的著錄，同樣出現與實際不符的情形，紕繆的原因，或許係當時倉促編竣，之後又未能一一覆核所導致。《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與增訂二版則是仍襲舊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編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皆著錄為「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原刊本」，並未發現有誤。

綜合上述，故宮丙寅本卷前是辛卯年王言序，非丙寅年春山序，且字體與國圖辛卯本相同，與其他丙寅本不同，又書內鈐印與王重民所言相同，因此筆者認為故宮丙寅本實為故宮辛卯本，與國圖辛卯本皆同屬辛卯本。

^[39]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12），頁1383-1384。

^[40]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6），頁342。

(二) 國圖辛卯本為配補本

故宮丙寅本與國圖辛卯本雖然同為辛卯本，兩者有幾卷的字體、曲文、葉碼及目錄順序亦有所不同。國圖辛卯本的情形並未單純，不僅有刊刻配補的部分，亦有手抄配補的部分，兩者差異情形，分述如下：

1. 刊刻配補部分

(1) 國圖辛卯本修正重複收曲的情形

故宮丙寅本第18卷第5葉到第8葉，不僅曲文順序與國圖辛卯本不同，且曲文有重複收錄的情形（曲文首句為「榮華夢一場」、「功名辭鳳闕」、「繁華景已休」、「遠山近山」、「朱顏去不回」、「身不出敝廬」、「風俗變易惡」、「雲林遠市朝」、「色侵堦翠苔」、「逐東風看花」、「防姦意若城」、「兩眉舒不攢」、「結構就草菴」、「白茅葺短簷」、「百篇詩細吟」、「訪壺公洞天」共十六曲重複），重複收錄的曲文文字亦有些許差異的情形。（詳見圖八、附錄）



圖八：明代嘉靖丙寅年原刊本《雍熙樂府》卷18葉5
（故宮圖書文獻館藏，館藏編號平圖019797-019836）

國圖辛卯本的第18卷第5葉到第8葉，則收錄十六首故宮丙寅本未收的曲文（曲文首句為「引雛，燕語」、「這廂，那廂」、「鬢角，漸老」、「雪晴，氣清」、「遠的，近的」、「傻的，俊的」、「捨的，棄的」、「醒的，睡的」、「飲的，詠的」、「勇的，壯的」、「斬的，鏗的」、「有的，勝的」、「花開，柳塘」、「紅蓮，白蓮」、「雲收，雨收」、「風狂，雪狂」）（圖九）



圖九：明代嘉靖辛卯年刊本《雍熙樂府》卷18葉5（配刻）
（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15011）

這十六隻曲子，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的目次皆有列出曲文首句，理應收錄在卷18之中，但故宮丙寅本未見這十六隻曲子。

比對故宮丙寅本（圖八）與國圖辛卯本（圖九）卷18葉5，可以發現同樣第5葉當中，兩者所刻的曲文卻非相同的，國圖辛卯本在配刻時，發現故宮丙寅本的錯誤，而補正故宮丙寅本重複收錄的曲文。

(2) 國圖辛卯本目次按套曲所屬的曲牌加以重新編排

《雍熙樂府》依宮調分卷（如：卷1為【黃鍾宮】、卷2及卷3為【正宮】、卷4為【仙呂宮】），而每卷的目錄順序，則是按收錄的曲文首句加以排列。比對後發現，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收錄的套曲曲文順序相同，但卷2、3、4、7、9、10、12、16、20的目錄順序，卻有明顯的差異。

以第4卷的目錄為例，故宮丙寅本目錄曲文首句為「興廢虛實」、「歡遊賞心」、「春光艷陽」、「淮水上彩舟無數」、「向水邊林下」、「玉艷光中」、「人世塵清」、「為照芳妍」、「六軍不進」、「花落黃昏」、「四海飄蓬」、「可愛中秋」、「所欠唯何」等，皆列在【河西后庭花】的曲牌之後，但檢閱內文曲文發現，雖然收錄的曲文順序符合故宮丙寅本，但「興廢虛實」、「玉艷光中」、「人世塵清」、「為照芳妍」、「花落黃昏」、「四海飄蓬」、「可愛中秋」、「所欠唯何」所屬的曲牌皆為【點絳脣】，「六軍不進」所屬的曲牌為【村裏逐鼓】，故宮丙寅本的目錄，卻皆列於【河西后庭花】之後。列表如下：

表三：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卷4目次表

國圖辛卯本《雍熙樂府》卷四目次	故宮丙寅本《雍熙樂府》卷四目次
<p>仙呂宮【點絳脣】 (以上皆同，省略未列)</p> <p>興廢虛實 (仙呂宮【點絳脣】) 玉艷光中 (仙呂宮【點絳脣】) 人世塵清 (仙呂宮【點絳脣】) 爲照芳妍 (仙呂宮【點絳脣】) 花落黃昏 (仙呂宮【點絳脣】) 四海飄蓬 (仙呂宮【點絳脣】) 可愛中秋 (仙呂宮【點絳脣】) 所欠唯何 (仙呂宮【點絳脣】)</p> <p>【八聲甘州】 花遮翠擁 (仙呂宮【八聲甘州】) 歡遊賞心 (仙呂宮【八聲甘州】) 春光艷陽 (仙呂宮【八聲甘州】) 中秋夜闌 (仙呂宮【八聲甘州】) 開元至尊 (仙呂宮【八聲甘州】) 中華大唐 (仙呂宮【八聲甘州】)</p> <p>【村裏逐鼓】 都則因始皇無道 則爲聖皇眉壽 臣離了九重宮闕 時遇着萬年歡宴 想着俺百年歡樂 則俺這一生歡愛 則爲這可人心意 想着俺數年歡愛 正值着麗人天氣 他生的可人模樣 半生修道 玉鈎高掛 包藏着一團兒和氣 淮水上彩舟無數 (仙呂宮【村裏逐鼓】) 向水邊林下 (仙呂宮【村裏逐鼓】) 六軍不進 (仙呂宮【村裏逐鼓】)</p> <p>(以下皆同，省略未列)</p>	<p>仙呂宮【點絳脣】 (以上皆同，省略未列)</p> <p>【八聲甘州】 花遮翠擁 正遇着太平時序 節節高</p> <p>【村裏逐鼓】 都則因始皇無道 則爲聖皇眉壽 臣離了九重宮闕 時遇着萬年歡宴 想着俺百年歡樂 則俺這一生歡愛 則爲這可人心意 想着俺數年歡愛 正值着麗人天氣 他生的可人模樣 半生修道 玉鈎高掛 包藏着一團兒和氣</p> <p>【河西后庭花】 走將來涎涎瞪瞪冷眼兒 翠娉婷真不俗 俺看你訪蓬萊入洞天 后庭花 休說功名賞蒼時 草滿中庭苔滿牆 膏雨初晴望吾鄉 人皆畏夏日長一封書 興廢虛實 (仙呂宮【點絳脣】) 歡遊賞心 (仙呂宮【八聲甘州】) 春光艷陽 (仙呂宮【八聲甘州】) 淮水上彩舟無數 (仙呂宮【村裏逐鼓】) 向水邊林下 (仙呂宮【村裏逐鼓】) 玉艷光中 (仙呂宮【點絳脣】) 人世塵清 (仙呂宮【點絳脣】) 爲照芳妍 (仙呂宮【點絳脣】) 六軍不進 (仙呂宮【村裏逐鼓】) 花落黃昏 (仙呂宮【點絳脣】) 四海飄蓬 (仙呂宮【點絳脣】) 可愛中秋 (仙呂宮【點絳脣】) 所欠唯何 (仙呂宮【點絳脣】)</p> <p>(以下皆同，省略未列)</p>

(黑色粗體括號以及標示的宮調曲牌，爲筆者所加)

而國圖辛卯本的目錄順序，則分別將「興廢虛實」、「玉艷光中」、「人世塵清」、「爲照芳妍」、「花落黃昏」、「四海飄蓬」、「可愛中秋」、「所欠唯何」等套曲，移至【點絳脣】之後，將「淮水上彩舟無數」、「向水邊林下」、「六軍不進」等套曲，移至【村裏逐鼓】之後，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卷內收錄的套曲曲文順序雖然相同，但目錄所列的順序卻與故宮丙寅本的目錄順序不同，國圖辛卯本的目次按套曲所屬的曲牌加以重新編排，讓相同曲牌的套曲首句放在一起，卻使得目錄與卷內收錄的套曲順序有所差異。

2. 國圖辛卯本多收一套曲文

國圖辛卯本第16卷第38葉（葉碼爲「重三十八」），多收一套曲文：

【一秤金】 四時歡賞

皇都春早，玉梅開了，三陽令佳節景清標，四時序春光絕妙，和風細雨，麗日增光耀，燕尋巢，鶯轉巧，遊蜂粉蝶，見這遊蜂粉蝶，一對對花前遶，歡元夜，賞花時，一年美景，惟有春光好。【北川撥棹】慶誕賓，列佳筵，聽龍舟鼙鼓敲，冰盤釘黍角涼糕，金鍾泛按景香醪，涼亭上凭闌四遶，荷蓮開香更嬌，垂楊裊舞袖腰。【南玉胞肚】早不覺七夕天道，向南樓上穿針賽巧，一鉤新月將中星照，金風動丹桂香飄，中秋夜太白月下曾醉倒，重陽日孟嘉曾落帽，一箇玩天邊銀蟾光皎，一箇愛東籬黃花綻小。【北七弟兄】三冬天漸交，朔風吹羊角，千林吼，萬山嘯，六花飛飄滾隨風到，遍長空有似剪鷺毛，恰便似銀鋪了萬瓦塩堆了道，將溪河粉蛰了。【北梅花酒】我子見蒼松似堆瑤，翠竹似鋪硝，呀，敢寒梅似瓊包，慶新冬取快樂，排佳筵飲香醪，唱陽春曲韻巧，吹鳳管品鸞簫，舞翩躚逞妖嬈，助宮商板輕敲。【北收江南】呀，按銀箏輕撥紫檀槽，和仙音嘹唳助簫韶，慶豐年開宴樂陶陶，盡歡娛醉了，休教辜負了良宵。【餘音】四時慶賞開懷抱，賀昇平人民歡樂，莫把光陰虛度了。

此套曲文僅見於國圖辛卯本，而故宮丙寅本並未收錄。（圖十）

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雍熙樂府》皆有葉碼重複的情形：

- (1) 第4卷第1葉的次葉版心葉碼，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皆編作「重一」。
- (2) 第16卷第38葉的次葉版心葉碼，國圖辛卯本編作「重三十八」，而故宮丙寅本並無此葉。
- (3) 第20卷第28葉的次葉版心葉碼，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皆編作「重二十八」。



圖十：明代嘉靖辛卯年刊本《雍熙樂府》卷16重38葉
(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15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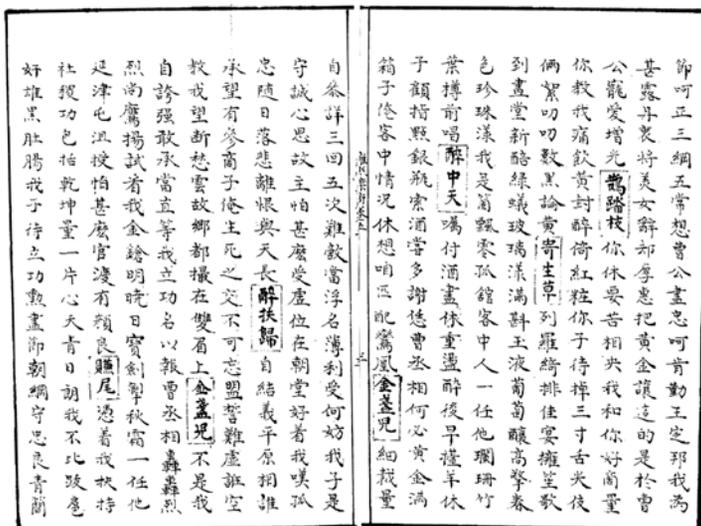
第一種與第三種情形，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皆同，而葉碼重複並非重複收錄前葉曲文內容，對照該卷目次可知，曲文皆依目次順序收錄。

第二種情形，故宮丙寅本並無此葉，目次亦未見有此套曲文首句。此套曲文僅見於國圖辛卯本，【一秤金】「皇都春早」整套曲文的開頭與結束，正好在一葉之中（另外二種情形，雖然都是重碼，但曲文內容是接續且跨葉），此葉是後來才加入，原先並未有此套曲文。

3. 手抄配補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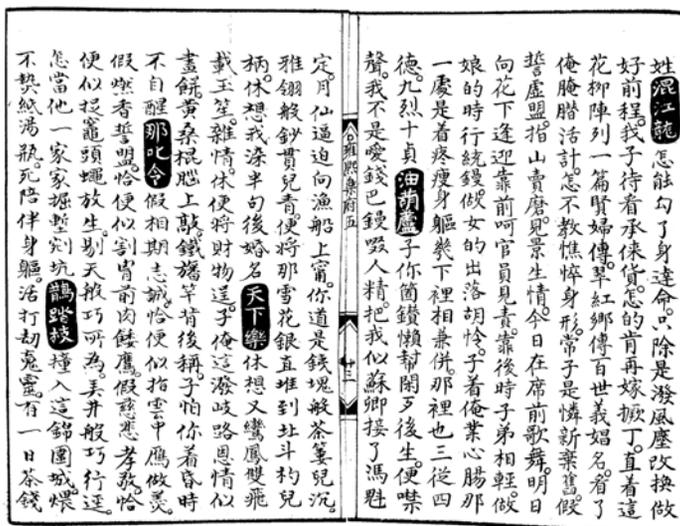
比較後發現，國圖辛卯本與故宮丙寅本的版框大小、文字樣式相當接近，書版有相同的部分，亦有不同的部分，國圖辛卯本部分曲文為手抄配補，分述如下：

- (1) 國圖辛卯本第1卷第31葉到第33葉為手抄。第62葉上半部書版有毀壞情形，可以明顯看出書版毀壞部分的曲文是手抄補上，與故宮丙寅本相較，發現有異文。
- (2) 國圖辛卯本第20卷第60葉（最後一葉）為手抄。
- (3) 國圖辛卯本卷5目錄到內文第32葉都是手抄，又可分為兩種情形：
 - ① 從目錄第1葉到內文第22葉，抄寫版式無界欄，無句逗。與故宮丙寅本相較，曲文有異文及倒文的情形，曲牌名稱及順序亦有不同。（圖十一）



圖十一：明代嘉靖辛卯年刊本《雍熙樂府》卷5葉3（手抄）
（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15011）

- ② 內文第23葉到第32葉也是手抄，抄寫的版式無界欄，有句逗，與故宮丙寅本相較，未發現異文。（圖十二）



圖十二：明代嘉靖辛卯年刊本《雍熙樂府》卷5葉23（手抄）
（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15011）

國圖辛卯本第1卷第31葉到第33葉為手抄，而第62葉上半部版有毀壞的情形，部分曲文為手抄。第5卷目錄到內文第32葉為手抄，第20卷第60葉（最後一葉）亦

爲手抄。手抄補入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這些手抄的部分，正好是該冊的封面或封底，即第2冊前三葉及最後一葉已損壞遺失、第9冊只剩後面五葉、第40冊最後一葉遺失（國圖辛卯本二十卷，每卷分裝兩冊，共四十冊），收藏者爲求完整，才手抄配補。

四、結語

《雍熙樂府》收錄元明散曲、劇曲、諸宮調以及民間時調小曲，經過整理輯錄而成爲二十卷的戲曲選集，相較於《盛世新聲》與《詞林摘艷》兩部曲選而言，收錄了更多的曲文，成爲最具代表性的曲選，可見編選者必定有相當豐富的戲曲藏書，對戲曲亦具有相當程度的喜好。

從辛卯本的原序以及嘉靖十九年楚藩刻本前附的序文確知，《雍熙樂府》早在嘉靖辛卯年時（嘉靖十年，1531）便曾刊行出版。然而，辛卯本的刊刻年代雖較丙寅本早三十五年，但丙寅本因《四部叢刊》的收錄而通行，辛卯本則因深藏於國家圖書館且從未刊行，故以往學者大多僅知曉丙寅刊本，而鮮知辛卯刊本。

因此，進行《雍熙樂府》版本整理時，發現故宮丙寅本與國圖辛卯本皆同爲辛卯本，經由比對後發現，兩者雖同爲辛卯本，然兩者仍有差異，結論如下：

- （一）故宮丙寅本《雍熙樂府》實爲辛卯年原刻本，就整卷字體一致且完整，卷首爲辛卯年王言序，以及書中的鈐印看來，說明此本實爲辛卯年原刻本，並非丙寅本。
- （二）目前所見國圖辛卯本雖爲配刻本，然配刻時曾細加校訂，絲毫未減其存在的價值，其價值有二：

1. 還原《雍熙樂府》的原貌

國圖辛卯本第18卷所保留的十六首曲文，也補足了故宮丙寅本因重複而缺漏的曲文，呈現出最完整且正確的狀態，還原了《雍熙樂府》的原貌。

2. 可補充《全元散曲》未收的曲文

目前雖尚無法確認國圖辛卯本第18卷十六首曲文的作者爲何（觀此十六首前後所收錄的曲文推測，作者可能爲張養浩或朱有燉），但據此可再補充《全元散曲》未收錄的曲文。

附錄：《雍熙樂府》第18卷曲文比較

故宮丙寅本第18卷第5葉到第8葉，曲文順序與國圖辛卯本不同，重複收錄的曲文內容有些許的差異外，故宮丙寅本缺少了16首曲文。為求簡便，以下僅列不同的曲文。（左邊黑色粗體字是故宮丙寅本第18卷所缺少的曲文，而右邊黑色斜線粗體字則是故宮丙寅本重複收錄的曲文。）

國圖辛卯本《雍熙樂府》	故宮丙寅本《雍熙樂府》
以上皆同，省略未列	
錦箏，玉笙，落日平湖淨，寶花鮮語不勝情，翠袖金波瑩，蘓小堤邊，東風一另，怕羞殺林外鶯，方酒醒夢驚，正好向燈前聽。	榮華夢一場，功名紙半張，人海波千丈，馬蹄踏遍禁街霜，聽幾度頭雞唱，塵土衣冠，江湖心量，出皇家麟鳳綱，慕夷齊首陽，嘆韓彭未央，早納紙風魔狀。
玉舟，漸收，淡淡雙鷺皺，鴛鴦羅帶幾多愁，繫不定春風瘦，二八芳年，花開時候，酒添嬌月帶羞，醉休睡休，正好向燈前候。	功名辭鳳闕，浮生寤蟻穴，醉入黃雞社，取之無禁用無竭，愛江風山頭月，琪業隋唐，干戈吳越，付漁樵閑話說，酒盃中影蛇，枕頭上夢蝶，恰便似花開謝。
美哉，美哉，忙解開胸帶，鴛鴦枕上口搵腮，直恁麼腰肢擺，朦朧咲臉由他搶白，且寬心權寧耐，姐姐妳妳，正好向燈前快。	繁華景已休，功名事莫求，富貴難消受，匡廬勝槩屋西頭，終日雲生奇岫，瓜地新栽，茅齋新構，醉翁意不在酒，厭襟裾馬牛，咲衣冠沐猴，上拂破崑山袖。
引雛，燕語，粧飾得園林富，芬芳桃李錦畫圖，落紅點蔭陰綠，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殘烟帶雨，柳絮亂飛，早催促春歸去。	鴨氈般錦袍，猩血般戰袍，送了些呆神道，農家自古有下稍，不識長安道，淺種深耕，無甚煩惱，臥東窗日影高，芭棚下飯飽，麥場上醉倒，快活殺村田樂。
這廂，那廂，驟雨過陂塘漲，柳陰深處攬畫舫，聽採蓮歌聲唱，山水清香，葵榴爭放，芰荷香午夢長，臥仰竹床，拚睡煞涼亭上。	【朝天子】遠山，近山，兩意冰絃散，行雲十二擁翠鬟，攪不定春風慢，錦帳琵琶，司空聽慣，險教人喚小蠻，粉殘黛減，正好向燈前看。
鬢角，漸老，白髮又添多少，功名事業都罷了，且戴上登高帽，丹樹溪頭，黃花籬落，吼西風和葉掃，自酌醉倒，一任他秋聲鬧。	錦箏，玉笙，落日平湖淨，寶花鮮語不勝情，翠袖金波瑩，蘓小堤邊，東風一另，怕羞殺林外鶯，方酒醒夢驚，正好向燈前聽。
雪晴，氣清，鳥飛絕人蹤靜，雲山萬里玉粧成，盼刻溪扁舟興，夢覺呼童，圍爐烹茗，恰更深月正明，宿酒未醒，看小窗梅稍影。	玉舟，漸收，淡淡雙鷺皺，鴛鴦羅帶幾多愁，繫不定春風瘦，二八芳年，花開時候，酒添嬌月帶羞，醉休睡休，正好向燈前候。
【朝天子】遠的，近的，遠貧賤近榮貴，雕梁畫閣好衣食，不親也強結義，陋巷箪瓢，鶉衣百繫，是親也不認你，崔君瑞遠的，鄭廷玉近的，只落得回家愧。	美哉，美哉，忙解開胸帶，鴛鴦枕上口搵腮，直恁麼腰肢擺，朦朧咲臉由他搶白，且寬心權寧耐，姐姐妳妳，正好向燈前快。
傻的，俊的，兩箇在街前立，精細轉眼哄愚痴，便宜了成何濟，富不千年，榮無百歲，沒來由巧費機，孔松傻的，王韜俊的，再不逞騙策計。	【朝天子】朱顏去不回，白髮來暗催，老大將時背，窮居野處保無危，俯仰心無愧，秋菊宜冷，春蘭堪佩，度流光如逝水，高陽館舉杯，灞陵橋探梅，傲殺王侯貴。

捨的，棄的，玉帶金魚貴，崑山不見好消息，快樂是終身計，今日泉邊，明日林內，躲人間閑是非，呂岩捨的，許由棄的，都得了長生計。	身不出敝廬，腳不登仕途，名不上功勞簿，門前流水枕邊書，自得其中趣，世態炎涼，人情反覆，賴蒼天常做主，孟浩然跨驢，嚴子陵釣魚，快活閑人物。
醒的，睡的，哂視三公位，亂雲堆裡笑微微，識破了浮華勢，澗下閑遊，穴中閑睡，躲了那焰宅私，張良醒的，陳搏睡的，傲殺那王侯貴。	風俗變易惡，人情較大薄，世事真微末，掛冠歸去向山阿，眼不見高軒過，性本踈慵，才非王佐，樂一丘并一壑，算人生幾何，驚頭顱已皤，不惹無端禍。
飲的，詠的，休猜是無智，詩中就裏醉中機，這兩事誰能會，酒飲忘懷，詩題樂意，度長生消永日，劉伶飲的，李白詠的，困了時安然睡。	雲林遠市朝，烟村絕吏曹，風景隔長安道，淋漓醉墨濕宮袍，詩酒王侯傲，南畝躬耕，東臬舒嘯，看青山終日飽，携一琴一鶴，做半漁半樵，誰識予心樂。
勇的，壯的，關寶在臨潼會，各邦傑士動征旗，平白裡爭閑氣，武將英雄，文官才智，如今在那裡，子胥勇的，盜跖壯的，爭下的成何濟。	【朝天子】色侵階翠苔，陰當門綠槐，香滿瓮黃蘗菜，青山招我賦歸來，放浪形骸外，漢室三傑，唐家十字，數英雄如過客，侈軒車第宅，置子女玉帛，見多少成還敗。
斬的，鏃的，都是豪傑輩，嗚呼當日好心痴，爭甚麼名和利，山內功勞，井邊仁義，只落的心懊悔，丁么斬的，韓信鏃的，滴盡了知音淚。	逐東風看花，鋤明月種瓜，趁春雨耘苗稼，堪嗟塵手揜流沙，嘆世味如嚼蠟，杖履籬邊，槩樽松下，鎖心猿拴意馬，鷗夷泛海槎，陶潛休縣衙，千古漁樵話。
有的，勝的，富足無人配，良田萬頃馬千匹，異寶盈箱櫃，銀瓦廡室，金磚砌地，命將危瀕拋棄，鄧通有的，石崇勝的，誰買轉了閻羅意。	防姦意若城，守拙口似瓶，磨拭的心如鏡，滄浪照影鬢星星，莫行險圖僥倖，松菊幽懷，蓴鱸高興，修桑榆臨暮景，手執玉捧盈，足臨深履水，君子知天命。
【朝天子】花開，柳塘，亂錦飄香綿蕩，苔錢滿地襯殘芳，泛春水桃花浪，燕急鶯忙，春光難當，料東君也斷腸，詞章樂章，聽半醉佳人唱。	兩眉舒不攢，一身閑都拚，百事了無羈絆，霜侵衰鬢漸成斑，暗裏年光換，小可盃盤，尋常烟爨，客來時隨意款，情權則量寬，心廣則體胖，生死事由天斷。
紅蓮，白蓮，散清香池塘現，浮瓜沉李理冰絃，金盤內敲冰片，北牖南軒，薰風拂面，掛銀鈎簾幙捲，晝眠休搦，暫閑却泥金扇。	【朝天子】耍些，咲些，休辜負梁園月，好花好酒好時節，喜遇中秋夜，舞者彈者，吹者唱者，儘今宵沉醉也，喚紅兒在那些，悄聲兒對說，將樽俎重排列。
雲收，雨收，大火疾西流候，賓鴻書破冷雲秋，霜剝損金眉柳，泛艇登樓，歸心拂袖，憶彭澤想御溝，溪頭岸口，紅葉老黃花瘦。	老來，恰乖，會受用能耽待，好時儘我自開懷，列宴同歡愛，醉眼朦朧，何妨何碍，玩銀蟾離大海，喚紅兒將酒釀醒又醉放懷，曉月轉西樓外。
風狂，雪狂，銀瓮盛羊羔釀，為厭金杯剝橙黃，丫鬟女齊聲唱，雞湯魚湯，擗羊烝羊，添獸炭烘臥房，梅香看香，寒不透銷金帳。	玉奴，醉扶，花底尋歸路，銀屏画屋錦模糊，處處天然富萱草堆金，梨芭積玉，看輕飛蝶亂舞，綠窗前纔睡足，再歌彈再舞，任賓鴻來還去。
【朝天子】耍些，咲些，休辜負梁園月，好花好酒好時節，又遇中秋夜，舞者彈者，吹者唱者，儘今宵沉醉也，喚紅兒在那些，悄聲兒對說，將樽俎重排列。	告天可憐，且容我身康健，好花休謝月常圓，遂却平生願，美滿姻緣，歡娛纏綿，儘今生同過遣，喚紅兒在那廂，整雲雨不妨，諧老同心戀。

老來，恰乖，會受用能耽待，好時儘我自開懷，列宴同歡愛，醉眼朦朧，何妨何碍，玩銀蟾離大海，喚紅兒將酒釀，翠卿把盞擡，只喫的月轉西樓外。	【朝天子】結構就草蒼，葦理下藥藍，整頓挑詩擔，蕭蕭白髮不勝簪，羞對青銅鑑，絕念繁華，甘心恬澹，安樂窩分付俺，飲一觴半酣，共漁樵話談，喬公案無心勘。
玉奴，醉扶，花底尋歸路，銀屏畫屋錦模糊，處處天然富，萱草堆金，梨苔積玉，看輕飛蝶亂舞，綠窗前纔睡足，再歌彈再舞，任賓鴻來還去。	白茅葦短簷，黃蘆編細簾，紅槿插籬塹，詩成一咲寫霜箋，柴門常閉掩，伴侶猿鶴，生涯琴劍，學不厭誨不倦，沽村醪價廉，挑野菜味甜，全忘了功名念。
告天可憐，只願得身康健，好花休謝月常圓，遂俺平生願，美滿姻緣，歡娛繾綣，儘今生同過遣，自從這一年，和你意堅，閑雲雨無心戀。	百篇詩細吟，一壺酒自斟，小屋和雲賃，粗衣淡飯且隨心，溫飽思量甚，世態團蛇，人情毒鴆，是和非都聽恁，枕床頭素琴，臥門前綠陰，夢不入非熊讖。
【朝天子】鴨氈般錦袍，猩血般戰袍，送了些呆神道，農家自古有下稍，不識長安道，淺種深耕，無甚煩惱，臥東窗日影高，芭棚下飯飽，麥場上醉倒，快活殺村田樂。	訪壺公洞天，謁盧仝玉川，潘岳河陽縣，漢家陵墓草芊芊，世事雲千變，暮鼓晨鐘，秋鴻春燕，隨光陰閑過遣，結茅廬數間，和梅詩百篇，遂却俺平生願。
以下皆同，省略未列	

致謝

承蒙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使本文的論點能更為周全，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明·郭良。《毓慶勳懿集》（明正德十一年鳳陽郭氏家刊本），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館藏。
- 明·張祿。《詞林摘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明·郭勛。《雍熙樂府》（明嘉靖辛卯年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
- 明·郭勛。《雍熙樂府》（明嘉靖丙寅年刊本），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館藏。
-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西南書局，1981）。
- 明·郭勛。《雍熙樂府》（明嘉靖丙寅年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
- 明·郭勛。《雍熙樂府》（明嘉靖丙寅年刊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 明·郭勛。《雍熙樂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明·郭勛。《雍熙樂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明·郭勛。《雍熙樂府》（明萬曆年間刊本），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館藏。
- 明·郭勛。《雍熙樂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 明·郭勛，清·許友緒鈔補。《雍熙樂府》（明嘉靖年間配補本），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
- 明·張羽。《彩筆情辭》，《善本戲曲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二、專書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日·倉石武四郎，趙萬里。《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一九三三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 日·傳田章。《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1970）。
- 王重民。《國會圖書館中文善本書錄》（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1957）。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出版社，1984）。
- 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臺北：大通書局，1976）。
- 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王國維。《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宋元戲曲考〉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2005）。
-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 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法輪印字局，1916），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
- 徐征。《全元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7）。
-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
-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隋樹森。《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 隋樹森。《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2000）。
- 黃仕忠。《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黃彰健。《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楊家駱。《全明雜劇》（臺北：鼎文書局，1979）。
- 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1933），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
- 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新編》（臺北：文光出版社，1973）。
- 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A Study of Yongxi Yuefu in Xinmao Year (1531)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uo-chia Chen

Abstract

Yongxi Yuefu with totally twenty volumes edited by Kuo Xun in Mi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Xiqu anthology in the history of Xiqu (Chinese opera). Sanqu, Xiqu, Zhu gong diao and many folk ditties in Yue and Ming Dynasty are collected in Yongxi Yuefu. The edition of Yongxi Yuefu in Xinmao Year of Jiajing in Ming Dynasty (the 10th of Jiajing, 1531) is edited thirty five years earlier than the edition in Bingyin Year of Jiajing in Ming Dynasty (the 45th of Jiajing, 1566). However, the Binying edition is much well known than the earlier edition, Xinmao edition. The Binying edition is well known for being included in “Si Bu Chong Kang”; the Xinmao edition is store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Taipei without being published. This is why most scholars know the Bingyin edition instead of the Xinmao edition.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of Xinmao edition for the Yongxi Yuefu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e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each edition by comparing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Yongxi Yuefu.

Keywords (關鍵詞) : Xinmao Yongxi Yuefu ; Bingyin Yongxi Yuefu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uo-chia Chen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E-mail : shinnjii@yahoo.com.tw

